



想念清华的三块砖和你们

■ 材料系 材 81 | 陈建华

从南门进来，长长宽宽的大道两边齐刷刷地立着两排粗壮的白桦树，落叶满地。黄立基老师推着他那辆老爷车陪我走向宿舍。我的短袖短裤装扮和北京的秋天相当地不协调。他疑惑地看着我，对我小小行李包也莫名其妙，关切地问这问哪，可惜我一句普通话也听不懂。当然，他也听不懂我的“普通话”。

斑驳的清华学堂，多少人魂牵梦系。门口就是清华第一块砖：“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”。王长工、李胜英他们趴在画图板上，聚精会神地画着一号图。他们削铅笔的技术堪称世界一流。刚刚下过第一场雪，昏黄的路灯下，一条笔直的小路安静地伸向工物馆。这里是何建立和黄向阳他们的天堂。我找不到乐趣的地方，他们总是废寝忘食。

第一个中秋，荒岛，吴晗亭。杜春飏、吴招促、黄永承等等，声嘶力竭地唱着“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，往前走，莫回呀头……”他们想向谁表达什么呢？天知道。我仔细地研究曾经朝思暮想的荷塘夜色里，荷花为什么会发光？张振山说：“假的，笨蛋。”北京的月饼为什么嚼不动呢？没有人告诉我。又想起那年，在大学生之家，不知道参加了谁和谁联合举办的生日宴会，我问旁边的彭延军：“谁过生日？”他回答：“管他呢，有酒喝就成。”

同方部边上的大草坪，郑毅他们曾经在这里炫着太空舞，为的是使毕业录像更加精彩。而我和甘东文从五道口买了一瓶桂花酒，从照澜院太太客厅边上的副食店买来一斤猪头皮，在大草坪上喝得东倒西歪，然后去偷割闻一多叼着烟斗细心守护的那片黄竹子，送给北医的小护士撑蚊帐，可惜开花结果是张杰。我们常常问自己：“桃子该谁摘？”

深秋的香山，红叶热烈地开。听说张欣刚给李瑞娟送了一片大红的枫叶。“行胜于言”，清华的第二块砖如是说。周灵红、李文峰也悄悄地摘了几片半绿半红的枫叶。给谁？Who knows! 天黑了，班长任曙光和书记王峰发动了像我一样的“群众”，漫山遍野地寻找那个迷途的小羔羊。可人家方珍意正在枫树下悠悠哉哉地和一个湖南老表深入探讨《围城》呢。

下午5点的东大操场分外热闹。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在足球场上混战。陈立功东一脚西一脚地踢，我讷讷地问了句：“你踢哪边？”他欢快地回答：“哪边球门近踢哪边！”这也是胡德军、韩向阳他们的哲学。是啊，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，踢哪边都是踢。篮球场上，校卫队的刘海晨太高，山东大汉沙宪伟太壮，我总是抢不到球，而叶凌艇的网球拍太难控制。一气之下，

我跟了瘦个子的杜勇去练健美。杜勇有一天抱着吉他神秘兮兮地告诉我，他在图书馆查询到吃大馒头可以长肉。于是我连着两个星期每餐吃了三个大馒头，直到去十渡的路上他才抱歉地告诉我：“兄弟，我看错行了，那本书字太小，牛肉和馒头挨得太近了……”

荷花池边，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，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澹荡洵是仙居。朱自清忧心忡忡地看护着一池的荷花。他的旁边，郑易带着一副有链子的眼镜，心无旁骛地背单词。她从来不屑于读我们辛辛苦苦杜撰的《三月》，或者班刊。她宁愿一遍又一遍地默念大年级哥哥写给她的让人脸上泛红的句子。当然，沈荣松怎么也搞不懂这些，也从来不看陈志强的竞选纲领，他太像康德了，每天活在自己构建的逻辑里。

大礼堂、物理楼、工字厅，清华的三个圣地环绕着第三块砖，世称“清华第一碑”。它默默地看着来来去去的芸芸众生，大言稀声。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，陈寅恪赞扬王国维，其实也是为自己唏嘘。读懂这点的只有卢红皮。

想你了，那些跟着感觉走的男孩和女孩，严肃的张校长，严谨的柳教授，严厉的魏指导，你们都好吗！